

西格弗里德·伦茨

《德语课》作者

当代德语文学三大家之一

生前从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只此一部
封存 65 年的手稿终获出版

投敌者

因“极度危险”而被尘封至今
甫经出版便登顶
畅销榜单的巨作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 著
赵登荣 译

SIEGFRIED
LÜCK
DER
ÜBERLÄUFER

投敌者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 著
赵登荣 译

ENDER
ÜBERLÄUFER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01-2017-4585

Copyright©2016 by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 Hambur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投敌者 /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著 ; 赵登荣译.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6 (2017.8 重印)

ISBN 978-7-5135-9173-7

I. ①投… II. ①西…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2536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张颖
责任编辑 孙嘉琪
装帧设计 柴昊洲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9173-7
定价 42.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91730001

Siegfried L e n z
Hamburg 13 Jsestr. 88.

Hamburg, d. 24.1.52.

Lieber Herr Dr. Görner,

Ich danke Ihnen für den ausführlichen Brief und möchte Ihnen dazu Folgendes schreiben:

Sie halten die zweite Fassung meines Manuskripts für nicht geglückt. Dazu habe ich nur zu sagen, daß ich Ihr Urteil in jeder Weise respektiere.

Sie werfen mir vor, ich hätte es an hinreichender ^{eff. an}Arbeit und den nötigen Denkbemühungen fehlen lassen. Das ist gewiß nicht der Fall. Ich persönlich muß gemeinhin mehr Mühe und qualvolle Geduld an eine einzige "Zwischen"-Seite wenden als an acht Seiten fortlaufenden Textes, - und ich habe dies getan. Daß Ihnen die dazu erfundene Handlung - besonders im Hinblick auf mögliche Folgen nach einer Publikation des Manuskripts - zu wenig durchdacht erscheint, beweist mir: daß ich der Intuition beim Schreiben selbst den "Rücken kehren" muß; daß ich eine ständige Selbstkontrolle beim Schreiben brauche, und daß ich schließlich dieses Manuskript ohne Rücksicht auf meine Grenzen begonnen habe. Der Sprung über die Hürde ist mir nicht geglückt und wird mir nicht glücken. Die Hürde war nicht für mich gebaut. Ich habe durchaus ernsthaft über die Möglichkeiten meines Stoffes nachgedacht; ich fand nur meine Möglichkeiten, und wie es sich herausstellte, reichen sie nicht aus.

Sie werfen mir vor, ich hätte Ihr Vertrauen mißbraucht und versucht, Sie hereinzulegen. Dieser Vorwurf trifft mich, wie Sie verstehen werden, schwer, und ich bin geneigt, ihn als unwillentliche Kränkung aufzufassen. Was hätte ich mir von solch einem Versuch versprechen sollen? Außerdem haben Sie sich mit der Feststellung, ich hätte Sie hereinlegen wollen, begnügt; denn eine Erklärung, womit oder wodurch ich das zu erreichen trachtete, haben Sie nicht gegeben. In Ihrem ersten, wohlmeinenden Brief forderten Sie mich auf die Gedanken, die Sie sich über den Fortlauf der Handlung gemacht hatten, auf ihre Annehmbarkeit hin nachzudenken. Ich habe sie nachgedacht, lieber Herr Dr. Görner, aber ich habe sie nicht insgesamt akzeptieren können, weil sie meinen Möglichkeiten teilweise zuwiderliefen. Ich kann mir nicht denken, daß Sie in dieser zwangsläufigen Unterlassung einen zureichenden Grund sehen, um mir einen Vertrauensbruch vorzuwerfen.

Sie werfen mir vor, daß meine Bearbeitung fast nichts ergeben hätte. Ich glaubte, an der Figur Proska gegen den Schluß hin bereits zuviel geändert zu haben. Ich gebe allerdings zu, daß der Schreibende die Reflexe seiner Figuren nur auf sehr kurze Entfernung gleichsam durch Facettenaugen sieht.

Sie schreiben mir, ich sollte keine wütende Geste machen. Wozu sollte ich Sie machen, lieber Herr Dr. Görner, zumal sie mir in keiner Weise hülfen? Ich habe lange über Ihren Brief nachgedacht, ich habe ihn wieder und wieder gelesen, ich habe auch darüber geschlafen und ich möchte Ihnen nun mit Besonnenheit und völlig leidenschaftslos sagen, daß ich diesen Roman nicht schreiben werde; und zwar werde ich ihn nicht schreiben, weil ich ihn nicht schreiben kann.

伦茨对于出版社退稿的回复, 1952

Ich werde diese Arbeit als eine unerläßliche Übung ansehen, als das gezielte Training, das ja schließlich die conditio sine qua non für einen jungen Schriftsteller ist. Ich bin überzeugt, daß ich manches gelernt habe, was ich ohne diese Anstrengung nicht gelernt hätte! Den besten, wenn auch schwer erkennbaren Zins bringen uns die mißglückten Versuche. Vielleicht werde ich Ihnen in zwei oder drei Jahren ein neues Manuskript zeigen dürfen, ein Manuskript das besser und ein wenig reifer ist.

Einstweilen danke ich Ihnen sehr herzlich für die Mühewaltung, für Ihre Teilnahme und die vielen guten Ratschläge

und bleibe mit den besten Grüßen

Ihr

S. G.

P.S.

Ich schicke Herrn Soelter,
in dessen Namen Ihr Brief an mich
ja auch geschrieben war, eine
Durchsicht meines Antwortbriefes.

伦茨对于出版社退稿的回复，1952

一本迟到的书

——中译本序

2016年2月，德国当代著名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逝世后将近一年半、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他写于1951年、完成最后修订于1951年与1952年之交的长篇小说《投敌者》终于由霍夫曼-坎佩出版社出版。小说出版后引起轰动，一举登上明镜畅销书榜达5个月，连续5周高居榜首。书评家福尔克尔·魏德曼（Volker Weidemann）撰文指出：“这首先是相当意外的惊喜，其次，如果阅读此书，会感到震撼。《投敌者》是一部非同寻常的小说，既丰富了伦茨的创作，也为德国战后文学增添了令人难忘的一笔。”（《明镜》周刊2016年2月27日第9期）

《投敌者》是伦茨生前唯一没有出版的长篇小说，书稿是在作者2014年春捐给内卡河畔马尔巴赫德国文学档案馆的个人文档资料中发现的。该书本应于1952年出版。为何小说当年被拒绝，直

到成书 65 年后才出版，是二战后德国人心态史和出版史上一个值得一记，也值得人们深思的小插曲。

西格弗里德·伦茨 1926 年 3 月 17 日出生于德国东普鲁士马祖里地区的吕克（今属波兰），1943 年通过应急高中毕业考试后应征入伍，在海军服役。德国投降前他因为听说一个战友因反抗上级后被自己人打死而逃离部队，潜入丹麦的森林里。后来，他曾对此这样说：“为了让我们想起他们的权力，他们需要一个死者。我听说此事，觉醒过来。”伦茨后为英军俘虏，被安排担任战俘遣返委员会的翻译。战后，伦茨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英语语言文学和文艺学。1949 年至 1950 年，伦茨在《世界报》当新闻编辑和副刊编辑。伦茨的处女作《空中有苍鹰》——小说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受迫害的教师逃犯在俄芬边境地区被边防军打死的故事——1950 年在《世界报》连载后，1951 年春由霍夫曼 - 坎佩出版社出版，得到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和好评。自此，伦茨成为自由职业作家。

霍夫曼 - 坎佩出版社看好这位像一只“苍鹰闯进德语文学界”的年轻作者，很快就于 1951 年 3 月与伦茨签订了一份以《一定再聚首》为临时书名的新小说的合同。签订合同后，伦茨用《空中有苍鹰》的稿酬，携妻子先去非洲旅行。从非洲旅行回汉堡后，伦茨即开始新小说的写作，于 1951 年夏末完成第一稿 12 章。《时代》周报发表了首章，得到很高的评价。保罗·胡纳费尔德（Paul Hühnerfeld）发表了题为《论记录的得失：介于报告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作者——东方战争题材的德国书籍的困境》（《时代》周报

1951年11月8日)的评述,他对自己看过的长篇小说中“对战争这一事物的或多或少的精确描述”感到失望的同时,却用赞扬的口吻提到了伦茨的小说,认为他的小说对战争中士兵生活及其环境的描写使读者“身临其境,透不过气来”。在这本书里,他看到某种超出描述本身的文学突破:“这本书不要求记录,恐怕是要求文学创作。这样,作者的描写反而更贴近战争。”霍夫曼-坎佩出版社委托评审书稿的日耳曼学者和民俗学家奥托·戈尔纳博士(Otto Görner)也十分欣赏小说那“紧扣读者心弦的力量”,和作者进行了一次面谈后致信伦茨,表示对这次谈话“感到无比高兴”,表达了原则上赞同小说的意向,同时提出了一些“技术性、工艺性”问题,希望作者加以修改和深化。

伦茨随即着手修改小说第一稿,把12章调整扩充为16章,增加了第二部分“投敌者”故事的分量,并把书名更改为《投敌者》。大约1952年1月,伦茨把第二稿交给了出版社。而此时,审稿人戈尔纳的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由先前的原则上赞同转变为基本否定。他在给伦茨的信里指责作者没有对文本进行所期待的修改。他在为出版社代拟的评审意见里写道:“紧张和引人入胜的叙述还不够。作者无论如何必须超越他的题材带来的藩篱……必须迫使自己,好好严肃认真地思考蕴含在他的题材中的种种可能……小说确实应该标题为‘投敌者’——而这原本是不可能的。这样一部小说可以在1946年出版。今天可是没有人愿意当它的出版人了……我们这样建议您,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有学识,而是因为我们了解

时代及其发展。”这实际上等于拒绝了伦茨这本原已签约的小说。

确实，正是当时的时代及其发展注定了小说的命运。可以说，出版社是出于政治原因拒绝出版《投敌者》的。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普罗斯卡在东方战线的战争经历，他最后在战争快结束时，在战友沃尔夫冈的影响下投向红军。1946年，战争刚刚结束，战争带来的创痛和破坏历历在目，人们还较能理解处于绝望中、随时面临死亡的士兵投向敌方的行为。但是到了50年代，这样一个题材的小说显得不合时宜了。其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先后成立，联邦德国进入阿登纳时代。东西方两个阵营严重对立，处于冷战状态。德国国内开始讨论重整军备；不少曾经助纣为虐的纳粹分子占据重要岗位，许多人不愿讨论纳粹德国的罪责，意图忘却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以，许多怀着建立一个新德国的希望回国的老流亡者感到失望，又纷纷离开德国或者像被遗忘的幽灵那样留在国内生活。俾斯麦的曾外孙海因里希·格拉夫·艾因西德尔（Heinrich Graf von Einsiedel）在二战中是少尉飞行员，曾在东西两条战线为希特勒德国卖命；在苏联被俘后积极参与由德国共产党员流亡者（如诗人埃利希·魏纳特）和战俘（如瓦尔特·赛得利茨将军）组成的反战组织“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das Nationalkomitee “Freies Deutschland”）的工作，号召尚在战斗的德军士兵放下武器，推翻希特勒，早日结束战争。这样一位值得敬重的人却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甚或唾弃，他的一位战友咒骂他是流氓无赖：“当我亲自确信您从一个正直的人转变为流氓无赖时，我为有过一个名叫艾

因西德尔的战友，感到十分遗憾。”（《明镜》周刊 1950 年第 50 期）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戈尔纳认为，作者没有为普罗斯卡塑造一个正面的对立面人物，使普罗斯卡的“背叛”显得是一个个案，“和平主义、失败主义的思想没有更正”，所以出版这部小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是一部带有“对祖国明显不忠的污点”的小说。另一份在这同时受出版社的委托做出的评审意见也得出同样不利的结论：“在小说描述的人物的态度中缺少对共同体命运的责任感，有一种傲慢的个人主义，这在和民族主义做斗争的年代是危险的。”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其他此类题材的作品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命运。比如阿尔弗雷德·安德施（Alfred Andersch）描述德国士兵战前经历、二战时在意大利战线临阵脱逃的自传性小说《自由的樱桃树》（Die Kirschen der Freiheit）被罗沃尔特出版社（Rowohlt-Verlag）拒绝，因为审稿人预言此书的销售数“不会超过 70 本”；小说虽然于 1952 年由法兰克福出版社（Frankfurter Verlagsanstalt）出版，而且被伯尔赞为“万马齐喑中的一声喇叭”，是“对 1933 年后忘却思想的人的一桩善行”，却没有得到读者的多少关注。除了赞扬声和较为中性客观的评价，安德施还受到了许多指责、辱骂，甚至人身攻击，有人骂他是“德国的敌人”，指责他的开小差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两年后，格尔德·勒蒂希（Gerd Ledig）描写德国和苏联两支部队在列宁格勒附近围绕一小块沼泽地和一个小山头展开的两天战斗、一个德军逃兵被己方的骑兵上尉打死的小小说《斯大林

管风琴》（Die Stalinorgel）开始时也曾遭到 45 家出版社的拒绝，只是由于审稿人的坚持后来才由克拉森出版社（Claasen）出版。

正如书名所示，小说描写一个德军普通士兵的战争经历，最后投向苏联红军的故事。主人公普罗斯卡是投敌者，“背叛”了德国。普罗斯卡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夏天回家度假后乘运输给养的小火车返回前线。火车在中途遭遇波兰游击队的地雷被炸毁，但普罗斯卡幸免于难。他被附近的德军士兵发现，留在一个在罗克特诺沼泽地担负警卫铁路任务的小分队里。波兰游击队的侵扰、酷热的天气、蚊虫的叮咬、与其他德军部队隔绝而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一切让这些并非英雄的普通士兵陷入死亡地带，他们只能遵循战争的规则：不是杀人，就是被杀。下士——一个冷酷的杀手——无端地杀死手无寸铁、经过沼泽地的波兰神甫，更让他们感到彻骨的寒冷。在这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他们做出各自不同的反应，做出无聊甚或荒诞无稽之举：有的以驯鸡和枪杀老鼠为乐；有的要拥抱树枝，把它折断；有的把梭子鱼当作竞争对手以致失去理智；有的则萌生开小差的念头。后来他们被波兰游击队俘获。面临第二天可能被枪杀的厄运，经过和已经投向红军的战友沃尔夫冈深入的交谈，普罗斯卡决定投向苏联红军。

如果说沃尔夫冈是“自愿给他们送上门”、比较自觉投向红军的，那么，普罗斯卡是被俘后投敌，多少带有一些被动和无奈的因素了。但是，普罗斯卡走出这一步，也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是他的

性格和为人原则的必然结果。普罗斯卡正直，善良，充满人性，富有同情心，敬畏生命，不愿无端杀戮，“像憎恨瘟疫一样憎恨”战争。他和其他许多年轻士兵一样，是被“那一帮人”——纳粹和战争狂人——送到战场充当炮灰的。所以当个波兰姑娘——这可是敌方的人——带着装有兄弟骨灰的陶罐恳求他，让她登上火车捎带一段时，他背着护车的宪兵，让她上了车，而且喜欢上了她。又如一个战友受伤、奄奄一息时，有的同伴考虑到自身危险，不愿把他抬回驻地，普罗斯卡则毫不犹豫地和另一战友把他抬回驻地，希望他能活下来。而对那个骄横、冷酷、对手下士兵颐指气使、要“为元首和大德国”战斗的下士，普罗斯卡则充满厌恶。普罗斯卡越来越多地问自己：什么更重要，是职责还是良心？谁是真正的敌人？他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他问沃尔夫冈：“我们为谁挨枪子儿？为我的姐姐？为德国？……德国是什么，德国是谁？”他早就萌动过开小差当逃兵的念头，因为他在这里快要疯了。但是他没有想过要投向红军。在和大学生战友沃尔夫冈的接触和交谈中，他渐渐明白了不少新的道理。沃尔夫冈谈论祖国、战争、责任、善良，他热爱自由，推崇怀疑。他对普罗斯卡说：“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追随了二十年之久的事业不仅错误，而且还卑鄙、阴险、危险、凶残，我们就必须有能力，对着它狠狠踢上一脚。你大概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警惕民族主义的煽动者。”他指的就是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及其专制体制。他梦想的新德国应该“像自然那样有道德、讲道义。在这里只能有道德的臣仆，或者良心的臣仆。谦卑

该成为宪法宗旨；第一条：慈悲。”在沃尔夫冈的影响下，在面临生死抉择的特殊情况中，普罗斯卡做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为了消灭那一小撮德国当权者，投奔红军。不过，即使他投向敌方后，他也“从未把他的自动步枪对准过他以前的战友。”

战后，普罗斯卡在苏占区生活。因为他曾经和红军一起战斗，所以他得到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工作，物质生活也有了保障。然而，他在这里感到十分压抑、困惑；他办公室里的同事一个接一个神秘地消失，成为政治清洗的牺牲品；谁都不知道自己第二天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他既不参加政治教育，也不参加集会或游行，和这里的生活格格不入。后来普罗斯卡自己也面临被整肃的险境。于是他偷偷越过分界线，离开成立不久的民主德国，移居西德。

《投敌者》的出版让读者再次见到了年轻时的伦茨，体验他在小说里呈现的人在战争时代面对的职责与良心的冲突、“忠诚”和“背叛”的纠葛、战后遗忘和回忆反省的痛苦抉择。作者没有描写战争的大场面、大战役、大厮杀，而是选取只有几个士兵的小分队作为叙述对象。这些驻扎在“林中静庐”的士兵是被纳粹洗脑、被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被送到战场卖命的。他们中，有的中毒较深，比较自觉地为希特勒和大德国战斗，如下士，当阵亡的战友下葬、普罗斯卡要把一块手绢蒙到他伤得不成样子的脸上时，他还要问这手绢是不是部队财产，不让用，简直愚忠到了可笑的地步；有的——这是多数——是顺从听话的好士兵，本能地履行着他们作为

士兵面对国家承担的责任，但又浑浑噩噩，只希望能活下去，如茨维索斯比尔茨基，在他看来，战争从来都是古怪的，是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他不知道，活着是幸运还是不幸；后来他从战俘营回来，再次遇见普罗斯卡时，不肯理睬普罗斯卡，唯一的解释恐怕就是普罗斯卡投向了红军，他不想原谅他；有的则开始思考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个人应如何行动的问题，如普罗斯卡和沃尔夫冈。沃尔夫冈是大学生，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战友无谓的牺牲后，开始考虑他该何去何从：是恪尽职守、为行将崩溃的纳粹政权（该政权以祖国的名义行事）殉葬，还是遵从自己良心的召唤，投向正义的一方？最终，他们先后投向红军，因为如沃尔夫冈所说：“谁在检验世界的价值？是你，只有你自己。……道德动机始终是个人的事情。我们终究应该把我们的力量用来准备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能得到安全的未来。”面对这些士兵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做出的不同抉择，我们作为后人的读者恐怕不能简单地以“忠诚”或“背叛”来加以褒贬。诚然，各人都要承担自己的决定的责任、承受这决定带来的后果。

小说穿插的德军士兵普罗斯卡和波兰女游击队员汪达之间的一段恋情恐怕也会为狭隘民族主义者所不容不解：汪达想炸毁德军小火车（她带上火车的陶罐装着炸药），而普罗斯卡曾在不知情、不得已的情况下打死汪达的弟弟，偏偏这样两个人一见面就互有好感，直至约定结婚，憧憬战后能过上美好安定的生活。我们只能说，这是人性的胜利，是善良人之间真情的流露，是民族和解在普

通人心里的基因，因为战争并不是他们所愿，憎恨和敌对行为也不是他们的本意。相较于上世纪 60、70 年代勃兰特推行东方政策、推动德国和波兰和解的明智之举，伦茨写于 50 年代初的小说中的这个恋爱故事不啻为一个走在时代之前、象征消除仇恨和追求民族和解的文学意象。

伦茨一再申明：我们这一代人“不可能逃脱自己的历史，不可能逃脱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因此，“我总是试图回顾我所经历的一切”，并且“把它与现实联系起来”。伦茨把这种对待历史、对待自己所作所为的态度体现到他塑造的人物身上，提出了“回忆还是忘却、澄清还是回避罪责”的问题。在《投敌者》中，伦茨讲述了对两个人对回忆的不同态度。一个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兵、药剂师阿多梅特，曾经打死一个俄国人，他对普罗斯卡说：“回忆分文不值。它们沉得像糖袋。要是老拖着这些糖袋东跑西颠，总有一天得累垮。”他认为“只有少数人能从过去的事中学到点什么”。所以为了赶走回忆，他给自己注射一种针剂。一个是年轻人普罗斯卡，大致上与伦茨是同代人，他在二战后 5 年时，给姐姐写了信，告诉她是他打死姐夫的实情，因为负罪感时时折磨着他，让他不安，他要向她忏悔。他看着投进信的邮筒，回忆起以前“生活过、经历过、遭受过的一切往事”，“从时间的迷雾里涌现出他记忆中的一幕幕场景”。故事就以这种回忆展开。普罗斯卡要通过回忆和讲述，反思过往，理清思想，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以面对未来。

在艺术手法上，伦茨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者”，被誉为“传

统艺术的大师”，也有评论家（如 Fritz Raddatz）把他的创作特点概括为“人道的现实主义”。这一特点也体现在他 25 岁时写的早期作品《投敌者》中。作者为小说安排了一个框型结构：故事从普罗斯卡 35 岁时给姐姐写信，告诉她是他打死姐夫的真相开始，到书信“无法投递。收件人不知迁往何处”被退回结束。中间的主体部分以普罗斯卡为中心，按时间顺序追述他在战争后期至逃离东德的经历。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作者通过简洁、明快、富含意象的语言，生动的细节描写，环环相扣的情节安排，意想不到的转折，营造了一个又一个高潮，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透不过气来”的阅读愉悦。几个次要人物着墨不多，却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自然景物不只是故事情节的客观背景，而是富有灵性，成了有意志、有行动能力的故事参与者，与人物彼时彼地的处境和心绪互为呼应：“几棵黑黑的老杉树威严地挺立在路堤旁，透过车窗向他们投来冷冷的一瞥”，“暮色很胆小，我们得非常专注，才能看清它从哪里过来，悄悄挨近我们”，“今晚的月亮多么好奇”，“年轻的上午天真无邪地降临到沼泽地上；它调皮地揉搓自然，把它揉得欢快活泼起来”。另外，年轻的伦茨也掌握并运用现代小说的许多表现手法，如为普罗斯卡穿插了多次内心独白和自我对话，反映他对战争、人生等的思考，与从外部对他的描述相对照。在情节发展的某些关键时刻，作者不时地以观察者和叙述者的身份，针对人物的行为或内心发表议论，使得小说不停留在故事的浅层叙述层面，而增加了思想深度和厚重感。比如下士表面上比较和善、比较礼貌地审讯波兰

神甫后，说他可以走了，因为他说了真话，争得了自由；而神甫刚走，他就从背后一枪把他打死。这时，在场的士兵突然“都感到浑身疲软，谁也没有兴趣再看胖子的吞火表演了”。接着，叙述者发了一通议论：“看他们的神色，仿佛他们得了一种共同的、看不见的、却并不因此而减轻痛苦的疾病，一种不可言表、无法定义的疾病，这病让他们越长越大，大得超越了自己，使他们获得这样的认识：每一句高声诉苦、每一句多余的话语、每一句该死的空话套话，都是极端滑稽可笑的信号，他们现在最该做的就是保持沉默，享受这种疲疲软软的状态，毫不犹豫地置身于他们周围环境那无边无际的沉寂静默之中。这种疾病是某种渴望进入虚无状态的乡愁，沉入偏僻的遗忘之潭的幽幽渴望，不再生存于此的渴求；这几个男人有一种沉重的厌倦烦闷之感，那是面对死亡的镇定自若的高傲。”这番议论把这些士兵此时此刻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对下士的行为是质疑、愤怒、不解、厌恶抑或不知所措，对无辜生命的瞬间消失是感叹、悲伤、同情抑或无动于衷——表现了出来，比起简单的叙述故事，更为小说增加了几分思想深度，使伦茨的描写如书评家胡纳费尔德所说的那样“反而更贴近战争”。又如对苏占区一个办公室的描写：“起初，普罗斯卡办公室的同事换得很快。那是一段走马灯似的时光，那些同事无声地来，无声地去，他们来了，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然后，一道长长的影子从一侧进来，落到他们身上，他们一下子就不见了。只有他留着。普罗斯卡被允许留下。他晚上从双重门里出来时，总要走到每个人跟前，很认真地